

中国小小说典藏 (第二辑) 主编: 杨晓敏

秋夜

于德北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中国小小说典藏品（第二辑）

主编 杨晓敏

秋夜

于德北
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秋夜/于德北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7.2
(中国小小说典藏品.第二辑/杨晓敏主编)

ISBN 978-7-80623-755-7

I. 秋… II. 于… III. 小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18362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32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	37.5
承印单位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字数	715000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版次	2007年2月第1版
纸张规格	850毫米×1168毫米	印次	2007年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623-755-7	定价	144.00元(共12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我看小小说（代序）

王 蒙

小小说是一种敏感，从一个点、一个画面、一种对比、一声赞叹、一瞬间之中，捕捉住了小说——一种智慧、一种美、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、一种新鲜的思想。

小小说也是多种多样的：幽默的，抒情的，淡淡的，强烈的，掐头去尾的，有头有尾无“腰”的，动态的，静态的，叙事的，比喻的，勾勒轮廓的，只写心理感受的……

小小说又叫微型小说，微型小说之所以能“微”，多半在于一个“妙”字。汉语构词把微和妙组成一个词，叫做微妙，这本身就微而且妙极了！

微者体察入微也，还不仅是短。如果短而平，短而无味，短而有套子，再短也是冗长。

而妙即创造性与独特的内涵，见人之

所未见，挖掘别人未曾留意的思想内涵、生活内涵与审美内涵，一以当十，短以胜长，句句抓到痒处，打到痛处，是谓妙。

小小说微到了没有说教的余地。你对生活的感受本身就必须成为艺术，没有铺陈的余地，没有打扮的余地，没有贴膏药、穿靴戴帽的余地。小小说是对作家的生活体验、作家艺术地感受生活的能力的最直接切近的考验。

当然，小小说也是对语言和叙述方法的考验，小小说必须有自己的叙事逻辑和叙事语言。仅仅说“电报体”是不够的，因为电报太干巴。小小说的语言要精彩得多。

小小说最忌的是寒伧，削足适履，压缩饼干。既是小说，不论多么小，仍然有自己的天地，自己的空间，自己的明暗与节奏，自己的“概述”与“详述”的方法和变化。

大的东西人家一下子看不周全，而小小说可以放在读者的手掌中分析解剖赏玩，遮不住丑，掺不得水，总体构思全部裸露在严格的批评家与读者面前。

目 录

1 我看小小说(代序) 王 蒙

1 秋夜

4 三笑

8 祝福

11 马子

15 酒事

18 铁道边的孩子

23 清凉如水

25 一瞬

29 朋友

33 呼吸

36 开花店的人

秋
夜

小小小说
童话
作品集
(第五卷)

- 39 万三
- 42 捡破烂儿的先生
- 45 目击
- 49 深处
- 52 万小妮
- 55 双白老人
- 58 杭州路 10 号
- 62 编辑
- 66 补丁
- 69 民谣
- 73 包围
- 77 承受
- 81 剪纸
- 85 黑白
- 88 焦木
- 91 小小小说童话(代后记) 杨晓敏

秋 夜

那年深秋，佳卫突然打电话给我。

他说：“我们去郊外旅行吧。”

对于他的提议我当然高兴，可也颇为犹豫，因为深秋这个季节实在不适合去郊外旅行。在北方，这个季节早晚已经有霜了。

但佳卫坚持。

我说：“这回怎么有时间了？”

电话那端，他只是笑，没有回答。

我们所说的郊外叫土门岭，是个半丘陵地区。我们认识住在那里的一位农民诗人，我们特别想吃他家的豆饭，烩土豆，炸辣椒酱，萝卜大葱白菜心儿。我们给农民诗人打电话，说我们要去。他当然高兴极了，早早地站在村口接我们。

那一天，我，佳卫，农民诗人——他叫

老李，我们都是兴奋的。

在这样一个以赚钱为荣的社会里，三个早已告别了蔷薇花一样的青春岁月的典型意义上的中年人，还能围着热炕头，围着小饭桌，热情奔放地背诵阿赫玛托娃、普希金，背诵叶芝、雪莱、泰戈尔，实在是不容易了。

让我奇怪又高兴的是，那一天，佳卫喝了不少酒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他是从来不喝酒的。

就这样，天不知不觉地黑了。

正在酒兴上的老李突然说：“我们去点篝火吧！”

“好啊！好啊！”我欣然同意。

篝火就架在老李家的地里。

庄稼已经收回仓了，秸秆还没有拉走，一捆一捆地横在田垄上，月光清清地洒下来，大地一片银白。我们把干透的秸秆支在壕坝上，欢呼着，跳跃着，孩子似的把它们点燃。

篝火燃起来了，把我们的脸映得又红又亮。

“我们接着背诗吧。”佳卫说。

受到篝火的感染，我们诗兴大发。

我先来。

我背诵的是英国诗人魏尔伦的《三年以后》。

接着是老李。

他背诵的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《在路易斯安娜我看见一株活着的橡树正在生长》。

接着是佳卫。

他背诵的是俄国诗人普希金的《致大海》。

“再见吧，大海！你壮观的美色，将永远不会被我

遗忘；我将久久地、久久地听着，你黄昏时分的轰响。心里充满了你，我将要把，你的山岩，你的港湾，你的光和影，你的流花的喋喋，带到森林，带到寂静的荒原。”

在抖动的火光中，我看见佳卫的脸上滑过一串晶莹的泪花。

他喃喃地说：“我是那么恨火，可现在我突然发现，我又那么爱它！”

补记：

佳卫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，他是一位诗人，发表过很多美丽的诗章。除了诗人的桂冠，他还是我们这个城市一个区的消防中队的中队长。我所说的那年秋夜，他已经复员了，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。我永远忘不了他，忘不了那年秋夜他脸上的泪水——因为，就在事隔不久的一场救火战斗中，他牺牲了。他已经复员了，完全可以远离火场，可他像一只美丽的飞蛾一样，最终融化在让他恨、让他爱的烈火中。

他不是飞蛾，而是凤凰，我相信，他涅槃了！

老李还在土门岭种地，前不久，他来电话，对我说：“又秋收了，要是佳卫活着就好了，我们又可以去点篝火了。”

听了他的话，我哭了。

三 笑

这个故事发生在苏州。

或许，这也称不上是一个故事吧。

1993年的春天，他因为单位的业务，从北方直抵上海，又从上海转杭州，从杭州坐夜航船到苏州。船上的一夜对他十分地诗意，他要了一碟豆腐，一碟青菜，一瓶老酒，一碗饭。他吃掉了这些东西。他近铺的一个老者说：“小伙子好饭量呢！”

他就笑了。

夜风从运河上吹来，潮潮的，带有一点水腥。

船是早上七点钟到的苏州，苏州给他的印象是水气忒重。他背了一个大包，茫然地伫立在街头。远远地可见北寺塔，高高地占据苏州的天空。他望着北寺塔，信手翻着从家里带来的小册子，那上面说：“寺乃三

国时代东吴大帝孙权为乳母陈氏买地所建。”他觉得这一切真遥远。

他翻看地图。

那上边标明，怡园离他最近。

他就步行去了。

他走了很远的路。正是烟花三月的季节。

他想在江南见到的桐花，一树一树的，美丽极了。是桐花吧。那么高大的树开花了，他还是第一次领略。

他去怡园。

书上说：怡园位于人民路 343 号。

苏州的路少有灰尘。

他以全新的感觉走在苏州的路上，像一个诗人。

他在心里说：苏州，是春天里的一条飘带。印花的飘带，淡淡的水墨把白绢点染出几分娇羞。

你看，他可不就是一个诗人。

诗人到怡园去了，他第一次看园林，他一下就给迷住了。怡园中有一口小井，他去的时候，一个苏州女孩正用小桶向上提水，那优雅的姿态无限娉婷，她腰肢款款地，春衫荡起微风。

他举起相机。

镜头里的女孩白，发黑，弯眉细目，齿洁唇红。

女孩说：“你照我干什么？”

她说的是苏州话，但他好像一下就听懂了。他没想到苏州话这样得好听，像女孩手中的小桶，一汪清水透明而晶莹。

女孩说：“你照我干什么？”

他说：“竹风。”

那女孩的身后真有一簇春竹呢，葱郁、茂盛、青翠。

女孩说：“什么？”

他说：“竹风，竹子刮起的风。”

女孩就掩口笑了，她的意思是只有风能刮动竹子，竹子怎么能刮动风呢。她转而又笑了，她的意思是：可不嘛，风能刮竹子，竹子怎么就不能刮动风呢。

她提着桶往屋里去了。

屋子是一个茶室。

他往怡园的深处去，七拐八拐地到尽头，他读那些楹联，觉得古代的人真麻烦，真有趣，真有闲心。他原路转回，一直奔那茶室，听说，有当年的春茶可饮呢，他于茶道是一个外行，但能饮一盏江南的新茶，苏州的新茶，不是一种享受吗？

他看见那个女孩在茶室里。

茶室里已有几个老人聚在一起闲谈，看得出他们是常客，家大概就在附近，也许每天进来票都不用买。他们自己带着水杯，很随便地取用热水瓶中的水，那个女孩就站在柜台的边上，她脚上的布鞋踩着地上的青砖。

他放下行囊，坐在茶室的最里边。

她为他送上一杯新茶。

他突然想说点什么，可说什么呢。

他看见室外的小亭，隐约见那亭上的字，就低声诵读：“主人友竹不俗，竹伴玉人不孤，万竿戛玉，一笠延秋，洒然清风。”

女孩过来给他斟水，也低声说：“静坐观众妙，清潭适我情。”

说完她就笑了，提起暖瓶出了门，不知奔哪厢去了。

喝茶的老者转过头来看他。

一个诵道：“竹月漫当局；松风如在兹。”

一个诵道：“室雅何须大；花香不在多。”

一个接着就问他：“小伙子不是本地人吧？”

他举杯过额，轻轻点头，那一杯清茶的香气正好漫入他的鼻翼。

他很神往此时的境界，他想起一个关于才子佳人的叫《三笑》的电影，他想那个女孩对他已经两笑了，如若再有一笑，岂不成就一段姻缘？

现在想想，那一年他刚刚戴了一副眼镜，留了一把过胸的大胡子，他衣着松阔，风尘仆仆，长衫圆履，还真有一副才子形呢。

可惜，他已是一个三岁孩子的父亲。

他离开怡园时，还想，人生真是一件美好的事，虽然不能成就一段姻缘，可一个南方女孩对一个北方男子的善意一笑，不也似梦靥一般印在自己青春的腮边？

祝 福

炸果子的这个女人有点瘸。她没有丈夫，丈夫三年前出车祸死了。她有一个女孩，七岁，今年上了小学。她原是一家阀门厂的工人，后来工厂放假，她就摆摊炸果子。一张桌，几把椅子，一张案板，十斤面。她和面很有规律，一天十斤面。用刀把面划开，用啤酒瓶子滚滚压压，再用刀切成小长条，两条一拉一捏，放进油锅里用大筷子翻动几下，眼见着果子就黄黄地酥酥地膨起来。

“浆子、果子、豆腐脑儿哎——”

她喊一声，尾音拖得长长的。

她知道，她喊过一声之后，她的第一个顾客就该到了。

果然，朦胧中那个终年一身蓝衣裤的哑男人拖着扫帚过来。

哑男人是市保洁大队红卫中队的工

人，他负责扫这条街，他四十几岁的年纪，没家没业，白天扫街，晚上回中队打更。无烟酒嗜好，爱吹口琴，又不识谱，死记硬背了两支歌，一支《洪湖赤卫队》，一支《铁道游击队》。心情好了就吹“赤卫队”，心里郁闷就吹“游击队”，他的口琴和他形影不离。他到女人的摊上吃早点，一碗豆腐脑儿，三根果子，完后喝一碗豆浆。

女人说：“你很会生活。”

他抬头笑笑，从口袋里掏出半截白毛巾在嘴上擦了又擦。

他是一个干净人，一条毛巾剪成两半，两半毛巾像两个爱脸面的女孩子，一个赛着一个地白。他自己洗衣服，那套不下身的衣服已经由蓝变白，领口袖头都起了毛边。

同事都逗他：“搞套西服穿上？攒那些钱干啥？”

他把六个衣袋都从里往外翻出来，意思是说他没有钱。

同事就佯装去解他的铺盖卷。

他竖竖眼睛，有力地伸出四个手指头，四大碰不得。东北有四大碰不得，其中之一就有光棍汉的行李。

见他脸红脖子粗的样子，同事们开心地散了。他的那些同事，都是些半大岁数的老娘们，平日泼辣惯了，也都是急了敢掏出奶子往男人嘴里塞的主儿。她们和他在一起，还多了一些女人的爱护和体贴。

“一个光棍子不易呀。”她们总这么说。

家里有好吃的了，就多带出一口，他的嘴上并不亏。

大家说：“给哑巴介绍个对象。”

小说典藏
作品

他听了，就嘿嘿地笑。

他总去那摊上吃早点，认识了女人的孩子，孩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金铃。

金铃是他的知音。

周日的早上，金铃不去上学，也就扎了个小围裙来帮妈妈经营。她人小脑子却快，一般的账难不倒她。她有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。红衣红裤梳短头，精神着呢。她早早地起来，还有点犯困，到底是孩子。可一见了哑巴她的神儿就提起来，哑巴一吃完早点，她就缠过去，一定要听个曲儿。听个什么曲呢？当然是《洪湖赤卫队》。

这一早，都市小街的口琴和着远处广场上扭秧歌的锣鼓、唢呐成了一种特殊的奏鸣。

金铃说：“咱要住一块就好了，天天晚上能听你吹口琴。”

孩子一句无遮挡的话，惊了两个大人。哑巴执了口琴怔怔地坐在那里，一口气叹得悠长。女人也是，油条在锅里已经变焦变黑了，她拿筷子的手还静静地放在那里。

孩子的话怎能当真呢！

孩子的话怎么就不能当真呢？

有的时候，一些骑车上班的人从瘸女人的摊边过，看了哑巴和金铃的风景还说：“这三口之家的日子不错嘛。”

这句话像是祝福，也像是证明，只是说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被说的人在怎么想。

或许他们也在等待。